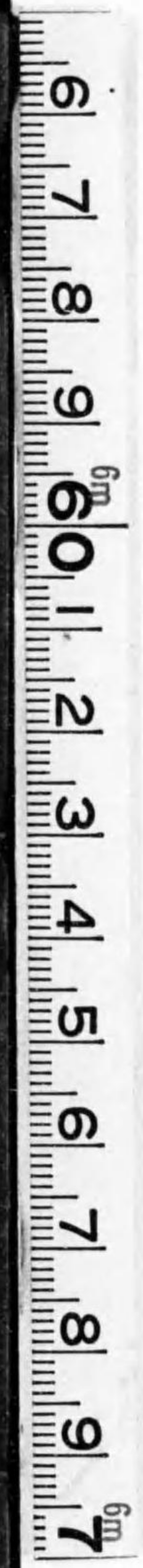


産語

特 258
88 30



始



特 258
88



春臺先生著
產語



產語序

王弼州嘗作左逸短長也而曰獲之嶧陽與齊之野豈以其修辭立說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乎亦唯自信之篤如是夫春臺先生著產語十二篇蓋亦弼州之爲哉唯是弼州作左逸短長也於戰國秦漢之間縱橫立說怪譎戲謔足以供間燕談論矣已安在其有益於人也夫治生之爲急於人也自王公至庶人孰不由是卽古先聖王之道未嘗不自治生始仲尼

曰足食安可誣哉先生豈不曰假令我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何不可者自孟子不慊於管仲後世動輒忽之富國強兵置而無能論焉則禮樂之治雖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使天下之人貧而樂道雖堯舜不能也嘗著經濟錄頗備一代之治其書秘而藏之乃如此書亦其緒餘非徒以修辭立說弇州之爲而已而託諸古之人亦唯自信之篤必以其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也豈可不謂彬彬乎盛矣哉王公大夫苟能讀之而反求

諸其身於治國家乎何有亦唯白羲綠耳御非其人猶之駑蹇耳先生不欲輒示人門人小子或授之者不啻蔡伯喈於論衡也先生沒後請刊以傳世者多於是乎孤定保使余題卷首云

寬延二年己巳夏四月

郡山宮田明謹序

產語目錄

上卷

鳥	鷲	第一	一
樂	施	第二	一二
有	土	第三	二二
琴	乙	第四	三二
有	人	第五	四〇
阜	賓	第六	五二

下卷

冷無疆 第七……………六三

馮驩 第八……………七二

四民 第九……………八二

文侯問 第一〇……………九三

物價 第一一……………一〇二

良卜 第一二……………一一一

目錄終

產語

鳥穀第一

鳥之爲穀也。有待乎母之哺。馬牛之爲駒犢也。有待乎母之乳。及其能飲啄茹芻也。莫不知求食之方。唯人子乎。生而在父母之懷三年。父母之於子也。乳哺撫毓。勞莫甚焉。人子受之。得以爲人。則可以知止焉。然而三年之外。猶且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而處父母之室。及其長也。目有見。耳有聞。手能把握。足能行立。口能言語。肩能擔。背能負。一身百體無不成。無不若人。大哉父母之德也。人子於是乎可以知求自生之方也。猶且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

處父母之室。曠日彌久。不能自養。厥身。而仰給父兄。豈不悲夫。何鳥獸之智。而人之不智也。是誠可怍也。人之於食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是食者。人之所以生也。然得食之道。亦非一端也。或以力。或以事。或以功。或以德。或以蔭。或以惠。此數者。得食之道也。恩澤被及之。謂蔭。賑窮恤孤之。謂惠。蔭由先德。惠由上仁。之二食者。非由己也。天也。其它無不由己求之者也。人非盡蔭子。求之而得食。不求則不得食。今夫一身百體。無無不成。無不若人。然且四體不勤。餬口游食。翫歲愒日。非鰥寡孤獨廢疾。而與乞人同其行者。曾何鳥獸之若哉。此其可恥也。孰大焉。故夫人不可以不求食。而求之有道也。得之與不得。固有命焉。乃若不求

而得之者。幸也。幸非福也。食也者。人之所以生也。苟有以生。不知所以食而可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靡不有所以食焉。故不知所以食而食焉。謂之素餐。素餐者。君子所惡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小人而素餐。獲罪於君子。君子而素餐。獲罪於天。仲尼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其可不畏乎。稷丘丈人語其子曰。不掬糞水。不能成善農。不斷筋脈。不能成善工。不傷肩背。不能成善賈。不蹈死地。不能成善士。夫勞者甘其食。有事者安其居。故人必饑而後知求食。寒而後知求衣。窮而後知治生。困而後知修身。雖有賢智者。未嘗饑寒窮困。莫知所以治生。是故饑寒窮困者。人之所以善其身也。何爲惡之邪。夫人必知饑寒窮困之爲

可惡。而後能知饑寒窮困之不可惡者也。未知饑寒窮困之不可惡者。雖未嘗饑寒窮困。卒必饑寒窮困。然後知其可惡。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裕。人之所患。莫近於饑寒。故人之所須。莫先於衣食。一日不治生。雖未見其損。積之則必有一日饑寒。若知一日饑寒之不可忍。何可以一日不治生乎。是故天子以萬機治生。諸侯以一國政事治生。大夫以其官職治生。自士以下。各以其事治生。庶人之業。農工商賈。皆所以治生也。至若入山而樵。入水而漁。羅雉置兔。豢豕牧羊。屠狗解牛。吹竽鼓瑟。擊劍弄丸。爲巫爲醫。賣卜占星。滑稽俳優。譚笑擅場。游說諸侯。或起爲王者師。或教童子書計。其事雖殊。其所以爲生一也。

是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以治生爲事者也。故人事至於治生。斯足貴矣。若作事而不能爲生。非事之罪也。作者之不勤也已。若曹生爲人矣。有父有母。有兄弟。有親戚。耳目鼻口四體具。而無不如人者。盡思所以爲生乎。豈欲無事而食。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爲伍與。丈夫之恥。莫大乎游食。男子之事。莫先乎治生。若曹勉哉。段干子聞之曰。善哉教子也。夫鳥之爲穀也。母哺之。馬牛之爲駒犢也。母乳之。及其能自求食也。其母不復乳哺之。而其子亦能不餓。唯人之於子也。其養之不限。其子亦受之不辭。至於丁年。猶不知奮。一旦失其所依。而至窮餓者有之矣。若然者。非特其子之罪。亦父母之過也。由此觀之。稷丘丈人之言。

可謂慈矣。東門般者。邯鄲大賈也。家僮千人。豪奢無比。東門般好色愛姬妾。嗜酒爲長夜飲。伎女數十人。日夜作歌舞。俳優侏儒不離側。東門般與之處。沈湎終歲。莫問家事。年五十無子。暴嘔血數斗而死。妻妾爭財。俱繫獄。僮僕離散。東門氏遂亡。張穀者。晉陽富室也。家世勤農。田園徧國。貲累鉅萬。牛馬不知數。出則連騎。入則列鼎而食。賓客常填門。張穀少也好學。博覽墳籍。文辭宏麗。兼善雜伎。甚口捷便。薦紳大夫。莫不爲之斂襟。年三十不知耕。妻范氏亦富家之女也。不躬紡績。日鼓瑟而歌。子弟博奕。奴婢竊盜。張穀父死且十年。親戚離。家人畔。卒鬻田宅。而與其妻偕寄食于其客董毓氏云。弦子曰。東門般淫于酒色。以絕其

世。張穀淫于文藝。以喪其家。所由雖異道。而其爲愚則同也。鄉黨父老。以是日戒其子弟。而人猶矜張穀。何也。有二人爲其主守暴魚於庭者。其一人沈醉而睡。一人俯而讀書。於是有貓自東家來。銜其魚而走。須臾又有鳶飛來。攫其魚而去。睡者不覺。讀書者驚。釋卷而起。睨而切齒。無益也。是二人者。其行不同。而失其守。無以異也。雖以學。焉免於戾。甘鞅問爲生於計倪。計倪曰。民生在勤。家道在儉。請益。曰。毋改乃業。甘鞅悅而誦之。其人曰。何謂也。甘鞅曰。勤者。所以生財也。儉者。所以足財也。直勤不儉。財有不足。直儉不勤。財無其原。二者皆不給之道也。克勤克儉。以守吾業。何生之不治哉。若甘鞅者。可謂敏矣。諺曰。父甘糟糠。子

飽膏粱。孫拾遺糧。言得諸憂勤。喪諸佚樂也。天之於萬物也。不直生之。必有以養之。惟天不親養之。而屬諸地。地亦不親養之。俾物資給焉。是以鳥獸鳥魚鼈昆蟲之微。無不得其養者。況於人乎。天地之養人也。將無厚乎。特人自薄之耳。豈特薄之而已哉。將且絕之。人有不克爲生。自底凍餒。而曰天地不我養者。是謂誣天地。罪莫大焉。夫天地猶父母也。父母之心。莫敢不愛其子。然其子之遂生也與不。父母不能必之。故瞽瞍欲殺舜。而舜立爲天子。范中行氏。卿相晉國。而其子孫耕於齊。此二者。皆非其父母之願也。故人能奉父母之德。而蚤辭其養者。丈夫也。能奉天地之德。而資養焉以終其生者。天地之孝子也。子貢問於孔子

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與。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壙則畢如也。視其冢則墳如也。察其從則鬲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由是觀之。困倦而願息者。君子所弗與也。易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夫自彊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則天而行也。民生亦無息者也。生而無息。則治生者亦豈可以有息乎。夫天行健而不息。是以能生萬物。君子自彊不息。是以能成其德。民勤動不息。是以能濟其事。故治生而治者。必勤而不息者也。若夫治生者。暨息則失其利。久息則貧。而饑寒並至。饑寒並至。則其生泯焉。欲無死得乎。然則人其不可以有息者與。秦后子鍼恃寵驕泰。奢侈無度。嘗寢疾。夢一人鹿裘帶索。被髮而立。偃促蟠腹。面黑。貌甚醜。后子鍼惡之。旦日召醫和而問焉。曰。是何厲也。醫和對曰。若和所聞。是所謂魍魎者也。上古北鄙有富人曰戚蹕。偃促蟠腹。面黑。貌甚醜。常衣鹿裘帶索。被髮而居。性尤吝嗇。家貲

鉅萬。儲蓄弗出。年老無子。疾弗肯求醫。死不葬。家人惡之。穢其尸。舉而棄諸壑。其尸化爲虺。入守其藏。鄰里因縱火焚其藏。而虺亦死。遂爲厲。名爲魍魎。往往人睹之。則如公子所夢。有人負債而不償者。若夢若覺。必見是鬼。是鬼也。歲時佳節。必先期造其家。見是鬼者。邦君失其尊。策士失其智。譚士失其辯。壯夫失其勇。賢人失其德。飲酒不醉。食旨不甘。服繖不安。聞樂不樂。雖吉日良辰。不克燕喜。受是鬼責。而輕者拘。重者亡。有病而死者焉。有失心顛狂者焉。甚至殺人及自殺也。魍魎之爲厲如是。今公子夢見之。毋亦假而不還。貫而不償。以致鬼責乎。卽不悔過責已。過悛其行。務崇儉德。將恐有魍魎實爲祟。寧徒夢見之哉。

樂施第二

仁者樂施。儉者重予。施而無節。必傷財。傷財必至匱乏。一
至匱乏。則雖有仁義。不能行之。重予則貨殖。貨殖則用足。
苟用足。則仁義唯其所行。故諺曰。四鄰稱惠。一家則貧。三
歲狗彘。百年爲人。夫施者財有不給。受施者無饜。以不給
之財。待無饜之望。能不窮者鮮矣。管子曰。倉廩實。乃知禮
節。衣食足。乃知榮辱。孟子曰。人無恒產。因無恒心。不其然
乎。故人不可以無恒產。夫既有恒產矣。不可以不知所以
保其產也。何以保產。曰。節用而已矣。節也者。爲之限也。竹
有節而不可越。木有節而不可析。節也者。止焉而不得過

之謂也。是故有國有家者。必知節用。而後可以行仁義也。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義
大矣哉。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嬰也。公曰。何故也。陳桓子對曰。嬰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而棧軫之車。駕騫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
坐。酌者奉觴遺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
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爵莫尊
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而棧軫之
車。駕騫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
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而後飲。晏子曰。君之
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

作之賜
之當

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其臣其臣下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舟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也。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間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陳子。如晏子者。可謂知務矣。景公可謂能聽人之言矣。禽滑釐少家貧。落魄而行竊于塗。憩于樹下。有野老荷犁牽牛而行者。亦憩于樹下。與

播之一作播越是

語。野老曰。孺子何爲者也。對曰。我禽滑釐者也。野老曰。何爲而竊也。滑釐曰。吾父仕於周爲元士。性好施。及沒。室無餘財。而頗有負債。鬻衣服器皿以償之。吾父所施惠者。莫我肯顧。覲之則避。從之則闕。我無以爲依。家人離散之四方。我無以爲家。因出宦學。是以憊也。野老曰。子先君子。其世所謂仁者也。與。吾聞之。大仁不仁。爲仁而近名。其爲仁也小。是故近名之仁。不足以悅人。無義之施。不足以見德。意者子先君子。無亦好小仁。而好繼富乎。何以知之。夫我農夫也。無知也。唯知耕作。吾嘗以耜耕終日。不過數畝。嘗以犁耕。一日終數頃。而有餘力。此小大之說也。培苗先其瘠者。溉禾先其病者。此緩急之義也。我是用知之。滑釐曰。

然。有之。我今猶有負郭之田二頃。及先人敝廬。吾欲以之爲生。竭手足之力。而不足以養母。我夫妻不飽糟糠。夙債如山。索者填門。我小子何以堪之。是以寧釋是去。求爲生之捷徑。弗忍瑣瑣焉。久守旦夕之業也。丈人有意。幸以教我。野老曰。吾聞之。天雖能生。弗能產不樹之桑。地雖能養。弗能長不培之梁。人雖能作。弗能充不闢之倉。釋其所有。而求其所無。不亦難乎。子幸有田廬在。盍趣歸爲生於乃家。誠能夙夜勤勞。以修先人之業。何患不興。轉敗爲功。可不勉乎。今子徒希不幾之近功。而忘克家之良圖。吾爲子過之。於是禽滑釐赧然汗流沾衣。再拜而謝曰。我過矣。我過矣。敬受教矣。敢不奉行。請從此辭。遂還歸家。躬耕于野。

妻織于內。矢絕外慕。專攻厥業。未幾生產復故。十年富冠州里。後師事墨翟。而學節用之道焉。遂以是游于諸侯。子貢謂禽滑釐曰。賜聞諸仲尼曰。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子之於治生也。其困而知之者與。滑釐曰。唯然。至於先生。可謂生而知之矣。子貢曰。何爲其然也。我學而知之者也。曰。先生惡乎學也。曰。學於仲尼。曰。仲尼之教奚若。子貢曰。昔賜問政於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吾是以知政自足食始也。夫子嘗言道國曰。節用而愛人。齊景公問政於夫子。曰。政在節財。夫子嘗語曾子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庶人之孝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吾是以知節之爲道。其利博也。夫子適

周觀于后稷之廟。有金人焉。銘其背。使弟子識之。銘之言曰。無多事。多事多患。吾是以知多事之爲患也。公西華爲夫子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再請而夫子益之不過庾。且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吾是以知用財之有道也。諸若此類。吾盡識之。且暮從事。莫敢忽諸。夫自治家以上。至於治天下。未有不由斯道者也。仲尼之教如此。賜豈不學而知之哉。若夫聞而不知。知而不行者。其所用其心。與我異耳。困而知之者。困其福也。子其勉之。諺曰。遺金無利。破家興嗣。斯之謂也。衛公孫克問於子貢曰。何以爲國。子貢曰。足財。曰。何以足財。曰。節用。曰。何以節用。曰。省事。公孫克曰。請問省事如之何。子貢曰。事之在國家。猶草之滋生也。不芟

其蕃。將蕪穢不可爲也。故善治事者。務時省之。省事者。陳衆事而視之。然後省其冗者也。五年一小省。十年一大省。則無多事之患矣。公孫克曰。敢問省其小者。謂之小省。省其大者。謂之大省乎。子貢曰。否。不然。凡省事省其冗者。然事之冗者。亦有顯微焉。冗而顯者。衆皆睹之。故易除也。至於冗而微者。唯智者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故難除也。所謂五年一小省者。除其易除者也。十年一大省者。除其難除者也。夫君子惡多事。時視而省之。譬如淘沙。譬如揀菜。大者裁而小之。多者省而寡之。非果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苟欲節用而不省事。猶欲湯滄而加之薪也。此謂不知本。譬鮪鱗衍聾兌三人相與友。鄉人矜其不成人也。更

來飲食之。一人得酒食。則三人必共之。既食且飲。欣然樂而喪其不成人。醉則辭衍歌。瞽鮀嘯。聾兌舞。律呂相和。靡不中節。俄而鄰家失火。三人遽將避之而不能。且恐相失。莫知所出。有人教之曰。瞽者負辭者。而聾者相之。則可以行矣。於是三人從之。遂免難焉。智哉是人。此以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夫以瞽與聾行。聾與辭視。辭與瞽聽。合而用之。雖行千里可矣。況蹙避難乎。所不足者。三之一已。何患之有焉。是故能以有餘補不足。則天下可均也。不能以有餘補不足。則不可以齊家也。況於損不足益有餘乎。蚊謂夔曰。子亦能行乎。夔曰。子自多其百足與。子以百足行。吾以一足跨蹕而行。子不速乎。予不遲乎。子。予與子偕行。子

之所至。吾亦至焉。未嘗後也。子何得以而多足。笑吾寡足乎。以吾觀子。子之九十九足。豈非長物與。子必盡用之以行。不亦煩乎。蛇在側。曰。夔。爾亦足其一足。而煩夫多足。予以無足委蛇而行。予與子偕行。子徐亦徐。子疾亦疾。子之所至。吾亦至焉。未嘗後也。涉水則涉。緣木則緣。無所不足。無不能而止。由吾觀之。子之一足。亦徒長物也已。造物聞之曰。善哉。知無之用也。夫多少有無。亦物之自然也。我奚與焉。是故有而樂其有。則益之以天下之有。亦有所不足焉。無而樂其無。則無所適不足也。其足與不足。吾將如之何。若夫無而不能樂。其無者。其盜賊之機與。

有土第三

有土之君。財用不足。則不免仰給乎市井之人。賢智之士。衣食不足。則不免乞貸乎庸俗之人。夫有土之君。尊位也。今廼屈其尊。而低頭於市井之人。賢智之士。人之所敬也。今廼屈其節。而折腰於庸俗之人。此其故何也。以己不足。就彼有餘也。人而若是。豈不亦可恥乎。恥之奈何。足財而已矣。夫天不徒生。必有以養之。孝經曰。因天之時。就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孝也。詩云。孝子不匱。是故人道莫先於治生。爲政莫先於足財。夫人雖孝。而衣食不足。則弗能安父母。君雖仁。而財用不足。則弗能安百姓。人

有天祿。治生之謂也。民之治生也。農工商賈。所業不同。苟能攻其業。則皆仰可以事父母。俯可以畜妻孥。此民之天祿也。仕宦而穀。凶年不饑。父母有甘脆之儲焉。家人無離畔之變焉。衣服時備。祭祀無廢。此士之天祿也。爲家而齊。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車甲時修。養親有常珍。宗廟不絕血食。此卿大夫之天祿也。庶官必備。百姓樂業。倉廩實。府庫充。牛馬在牧。麋鹿在囿。財用無匱。社稷不絕血食。此諸侯之天祿也。三公崇德。六卿分職。朝無廢政。外戶不閉。四海會同。遐夷貢獻。無求不得。無作不成。祭祀不後時。庶類無不得所。此天子之天祿也。人有是天祿。而不能立于世者。皆不能治其生者也。若然者。不能保其天祿。天祿必

將去其身。天祿一去。求爲匹夫。且不可得也。豈不悲乎。故人守其分。斯治其生。治其生。斯保其天祿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皆君之所畜也。大夫以下。至於庶民。皆有所畜。不知所以畜而可乎。故人苟有天祿。而弗能畜人。亦弗能自養。斯之謂竊天祿。竊天祿者。天誅不可逭也。堯舜之讓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薛君田。獲大狙如人焉。試食之。栗。盡大如拳者三十枚而未饜。益之大柿二十枚。然後略飽。薛君曰。偉哉狙。此物而教之舞蹈。豈不可觀乎。於是召狙公。使其視之。狙公曰。此老狙也。不可教也。薛君曰。教狙何如。對曰。臣之教狙也。常迨其穉小。取其生數月。斷乳能食者。而勞其筋。苦其骨。饑其腹。道之以手。誨之以言。弗惠

一本天誅
上有必有
二字

則箠之。夫既受教。則與之食。紓其箠楚。由是習慣。日就月將。然後應臣命如響。隨臣指麾如景。若斯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也哉。發其天機。見其天性。非少成不可。若夫老者。體習安便。心染嗜慾。弗能受教。誠。答之至死。不可變也。兀然多食。坦腹而坐。又何伎之能。薛君曰。善。遂罷之。魏文侯問於李悝曰。寡人聞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何謂也。李悝對曰。君以必耕三年。然後得一年之食。與。斯言也。非斯之謂也。凡制國用。四分一歲之入。而食其三。餘其一。積三年所餘。得一年之食。以爲蓄積。是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也。文侯曰。四分一歲之入。而餘其一。所餘不已多乎。李悝曰。君何以爲多。夫大風淫雨。火災。霜雹傷禾。旱蝗

饑饉。自天者也。地震山崩。河決水溢。自地者也。寇盜亂賊。自人者也。此數者。皆國家不虞之患也。雖不必歲有。而三歲五歲一作。當其時也。事之大者。盡三年之食而不足。小者亦有用一年之食。若有幸而久無數者患。然軍旅征役。國家時有。苟非倉有餘粟。府有餘財。何以供其費用。若臨事無以供其費用。則弗能不取諸民。暴斂自是始也。暴斂而不足。則弗能不仰援於人。假貸自是始也。夫假粟布者。歲時納子於其主。不能納者負之。於是子又生子。如鼠生子。蕃息無窮。至積之久也。有以數歲之入而不能償者焉。從是以往。有士民而不能畜。有仁義而不能行。有邦家而不能保。有城郭而不能守。夫如此則封君諸侯有富名而

無其實者也。何以能久哉。故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不殆哉。古之人其有見於斯。故爲之法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此其深謀遠慮。非後人所能及者也。今也天下擾亂。國家多故。雖四分歲入而餘其一。猶恐不能支軍國之用也。況所餘不及四之一乎。而況初無所餘乎。是豈不岌岌其殆乎。臣以古法於今猶少也。君以爲已多乎。文侯曰。善。謹受教。李悝言於文侯曰。臣少之時。宦於中山。舍逆旅。遇異人語臣以盡地力之說。其言甚有條理。可聽也。臣心悅之。因再拜執几杖而進。曰。僕梁西鄙人也。游宦到于此。今者天假良緣得見先生焉。幸甚。鄉也聞先生之言。僕所未嘗聞

也。僕大奇之。願遂學之。死且不朽。惟先生勿吝慈教。爲僕卒其說。僕雖不敏。請嘗試之。異人曰。善哉。孺子可教也。古者有神農氏之教。唐虞之際。棄得之爲后稷。教民樹藝。澤流天下後世。棄之曾孫公劉。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爭歸之。國以殷富。至於文武。奄有天下。是周王業。起自地利也。地利之說。所從來遠矣。周之方興也。呂尙往歸之。聞地利之說於周人。及封於營丘。遂用之其國。闢草萊。利魚鹽。勸女功。極伎巧。民多歸之。齊由是爲大國。厥後管仲得其遺法。及相桓公。執國政。大任土地。益便魚鹽之利。由是國富兵彊。諸侯畏之。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實管仲之力也。自管仲死。而其教不復存乎人。僅有其遺書而已。當

是之時。周亦衰矣。地利之說。隱于田野處士之家。莫能舉而行之者。后稷公劉之教。幾乎亡矣。降至近世。越有大夫種范蠡之二人者。實能奉先聖之遺教。以相其君。而任其國政。句踐之滅彊吳。遂霸諸侯者。用是二人也。方今之世。海內擾亂。諸侯力爭。雖有至道。人不暇學。雖有善教。上無庸行。雖有智術之士。不遇桓公句踐之君。何所展其力哉。余少也。志于濟民。嘗從周人。受后稷公劉之遺教焉。遇時之艱難也。不得施行。旣云老矣。不復能有爲矣。齋志以死而已。我有一編書。今見子之篤信。將以授子。乃出其書以授臣。臣再拜受書。其人因又語臣以其要。臣悉識之。問難論議。終夜未已。到于天明。異人將行。臣攬其袂而固請從。

弗聽。因問姓名。弗告而去。莫知其爲何人也。臣旣受書。朝讀暮誦。十有餘年。未嘗廢業。今已通大義。書之言。乃所謂盡地力之說也。臣願欲爲君一試之。惟君圖之。文侯曰。盡地力之說若何。李悝曰。所謂盡地力者。使地無遺利之謂也。夫地者。五土之大名也。何謂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天下無不生物之地。地之所生。唯穀與桑麻。爲民用之急。故天下土地。必先樹之。雖然。水土所生。風氣所毓。物性各殊。且也南方所有。而北方無之。北方所有。而南方無之。東土者嫩。而西土者惡。西土者嫩。而東土者惡。非人力所得均之也。故知盡地力者。率其土性。不害所生。不彊所無。務贍民之衣食。利國之財用。

然後有與無交易。饒與乏均分。彼此皆得其利。無有憾者。夫如斯。則地無遺利。而方寸之地。無不爲寶者也。不知盡地力者。反是。不審土性。不察土宜。唯穀與桑麻是求。爲田不可。則棄之。曰。我土堯埴也。曰。我土瀉鹵也。曰。我地不善。不可以爲國也。豈不悖哉。夫地出萬物。無非所以利民也。設使天下土地。唯生五穀桑麻。不生它物。則民且憾焉。爲其用不利也。是故五土所生。無非所以利民。五方所產。物性雖殊。無不養厥民。夫雍冀之黍稷。荆揚之稻。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雲夢之芹。具區之菁。燕秦之栗。江南之橘。暨我安邑之棗。皆天下所謂嫩味者也。至若蜀有蹲鴟。而厥民不饑。越人果隋。贏蛤。而厥食無匱。雖無海鹽。則有鹹池。雖

非麻油。則然魚膏。又有土石以代柴。毛羽以代帛者。是天
地之養人。何所不至哉。故能取地利者。因其所有。以致之
用。不能取地利者。不識其所有而遺之。故不得和氏。則荆
璞徒爲庸石。不遇太公。則齊永爲滷鹵不食之地。是地利
亦豈易取哉。實有待于識者也。夫地者。萬物之府藏也。貨
財出焉。群生資養。惟人之資於地也。於物爲厚。苟資焉厚。
則如之何得不勞乎。是故欲盡地力者。必盡人力。如徒知
取地利。而不盡人力。未有能得之者也。所謂盡人力者。非
徒勤民之謂也。上之人亦躬親其勞也。若禹之股無胈。脛
無毛。后稷公劉之手足胼胝。不其然乎。古之人皆用是道。
以成大業矣。雖今之人。誠有盡人力以能盡地力者。雖小

夫地者一
是本無者字

國。尙可以致富彊也。而況大國乎。臣所聞於師如此。竊願
爲君一試諸魏國也。臣觀魏之爲國也。絕長以補短。方數
百里。不可謂小國也。然君之治地者。不竭其智力。民罷于
軍役。不得盡力於農畝。是以田野不加闢。五土多遺利。斯
之不察。而唯戰爭是務。非所以守社稷也。竊爲君不取也。
文侯曰。寡人不肖。未聞社稷之長利也。今先生言之。予甚
欲行之。如何則可。李悝曰。君若聽臣。卽命臣以土地事。委
任勿貳。臣請竭股肱之力以上報。十年底績。二十年俾君
之國富彊倍今日。若臣言不效。則重戮臣以欺君之罪。臣
請受鈇鉞之誅弗辭。文侯悅曰。善哉。惟先生良圖焉。於是
李悝乃行盡地力之道於國中。前後二十年。民物蕃庶。財

用豐足。國以治彊。文侯卒。武侯立。益修其政。魏遂成大國。李_子之力也。

琴乙第四

琴_乙家貧。力作于梁。年三十而未室。聞三川竇_叔起酒家。保家貲累鉅萬。富埒封君。欲往問焉。裹糧以行。未至數里。望見高門如丘。夏屋如陵。炊煙如雲。既入其閭。則車馬塞路。造其門。則賓客雜遝。男女出入者。駢肩接踵。琴_乙徬徨踟躕不敢入。斂容而立於門外。三日三夜。於是門者訝之。曰。客何爲者也。琴_乙曰。僕大梁琴_乙者也。聞竇_君善治生。以致富。願得借階下盈尺之地。一仰顏色。而無因爾。丈人

有意憐我。其肯爲僕入請於竇_君乎否。門者熟視琴_乙曰。諾。遂入。因內人以告竇_叔。竇_叔乃命家僮延客於西序。琴_乙執一鷺雛以入就位。有頃竇_叔出見琴_乙。琴_乙前委贄。卻復位再拜。竇_叔答拜。琴_乙鞠躬而立。竇_叔言曰。善哉。子之遠來也。其將何以見教。琴_乙對曰。僕大梁鄙人也。不幸蚤喪父母。孤貧無以爲家。力作以給食。苟無疾病。尙可以終年也。夫壽夭者。命也。雖以若僕之貧。朝不及夕。焉知其不有天壽乎。僕惟以若斯生。終若斯年。徒填溝壑耳。其與犬馬之死。何以異乎。是則可悲也。詩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此之謂矣。故僕嘗謂不富非人也。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言信然。夫有土之君。世卿之家。尙猶患貧。而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僕嘗觀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焉。萬則僕焉。夫天之生民也。均斯人也。今乃富則役人。貧則役於人。是何富之可尚。而貧之可愍也。由是觀之。人而長貧踐。亦足羞也。僕聞人之言曰。弗求胡得。僕厭貧而欲求富。顧無立錫之地。尺寸之布。僕之求富。猶之不播種而望秋成也。僕固知其不可也。仄聞主君有致千金之術。是以不辭遠道。百舍重趼而來。願見。今者主君不卻不肖。辱賜容接。幸甚。乙聞之也。至道難聞。善教難遭。乙今得見主君。是天賜之時也。乙不以此時伸下情。將終身弗得焉。故願有請。敢問何如斯可以治生矣。竇叔曰。善哉。問。居吾語子。夫富無經業。貨無常主。聚之則聚。

散之則散。能者輻湊。不能者瓦解。貨不苟聚。必從其類。貨爲難養。動之則耗。貨爲難保。役之則畔。貨爲難長。玩之則消。貨爲難守。慢之則亡。貨爲難使。勤之則逃。是故聚貨有道。方其獲之也。待之如賓。既收之。則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事之如君。敬之如兄。愛之如弟。畜之如子。信之如友。夫如是。則貨之聚。猶鳥之歸林。獸之走澤也。夫既聚矣。則視之如傷。莫之敢暴。謹其閉藏。固其管鑰。及其使之也。如不得已。有故捐之。則小者如拔毛。如刺血。大者如斷指。如解四體。夫貨者。有盡之物也。人之用貨也。其心無涯。以有盡之貨。隨無涯之心。云何不窮乎。故苟志于富。而不忍其情。不窒其慾。未有能富者也。夫富之難得也。尙矣。富之難保也。

夫貨者一
是本無者字

甚矣。保富有道。勿耽聲色。勿媿衣食。勿飾宮室。勿樂佚遊。勿近玩好。勿觀博奕。勿嗜酒。勿招客。勿妄予。勿妄貸。勿聞禮義之譚。勿悅仁人之言。夫然後可以保其富也。如徒知致富。而不知所以保之。則右手得之。而左手喪之。長乎前。而消乎後。所得不補所喪。所長不及所消。卒歸盡耳。若夫聚之以年歲。而一朝亡之者。又胡足道也。子徃懋哉。吾無隱乎爾。致富之道。如斯而已矣。琴乙悵然頃之。曰。異哉。主君之語富也。非乙所求也。夫人之求富。爲遂其欲也。所貴於貨。其濟用也。有貨而弗用。藏而弗出。則如無貨。必若主君之云。則是富之與貧。無以異也。若僕之貧也。力作勤苦。僅免凍餒。上無以奉先祀。下無以畜妻子。是以親者日疏。

交遊日薄。僕每爲是太息。以爲人而貧賤。不可以爲人也。故冒艱險。來見主君。今主君命僕。勿聞仁厚禮義之言。始僕之問於主君也。以求成人也。及聞主君之言也。殆且害人者也。僕不敢從。若乙也者。貧則貧矣。雖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作也。唯力所勝。不傷筋脈。一日動。得粟二斗。錢五十。以爲衣食。日夕。則洗足坐臥房中。斗酒自勞。酒後耳熱。拊髀浩歌。遂以醉暝。不須衾枕。夢寐晏如。勞而後休。故身安遽廬。饑而後食。故口甘藜藿。不遑佚樂。故血脈無壅滯之患。不近美色。故精氣無斲喪之慮。器用不具。囊橐無裝。故外內無盜賊之虞。弗敢犯國之法禁。故無以觸刑辟。誠若是。則雖終身焉可矣。人生儻忽。如驥過隙。從主君之

道。縱幸得富。徒爲人守藏耳。君子之言曰。富貴在天。豈不信哉。予與其慕主君歎然之富。寧守吾自足之貧焉。請從此辭。

有人第五

有人爲士處。則無產。出仕。則不獲乎君。學。則不得卒業。爲農耕。則饑饉薦臻。爲工資裘。則歲暄。資蓋。則歲大旱。爲商居穀。則國有年。於是聞宅邦有饑。舟輸其粟。則鄰糴先至。若然者。智非不足也。時非不利也。乃事拂其所爲。而進止皆不可。此何故也。乃窮之爲崇也。昔者驩兜氏有子。不才。舜既放驩兜于崇山。於是其子流離。餬口於四方。卒餓於

萊莊之塗。死而爲厲。居槐江之東。恒山之西。其名曰窮。窮之所至。使人貧乏。窮之屬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司不同。人一遇之。未有不爲所困者也。雖聖人且不能免焉。況庸人乎。寬父笑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消與息相代。虛與盈相推。何常之有。寒極而暑。暑極而寒。是晝夜之道也。是故尺蠖屈而後伸。龍蛇蟄以存身。物既然矣。人獨不然邪。老聃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其相薄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城。惚焉恍焉。莫知其所以然。窮乎吾知爾不終困人夫。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至哉言也。夫人有窮達。道有通塞。窮達者。命也。通塞者。時也。時亦命也。命亦時也。知命隨時。君子也哉。

君子唯道莫重焉。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也與命也。廢也與命也。吾何敢揣之。古之君子。忘窮忘達。忘通忘塞。忘忘窮達通塞。忘忘其忘。上焉者。并與君子之道忘之。渾渾然與天同運。與地同處。與萬物偕化。盛哉德乎。寔亦至矣。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荀卿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不喜寶玩。大夫以下效之。國中化之。皆斥賣珠玉珍噐。於是邯鄲賈人有公乘紇者。捐千金。盡買國人所斥賣珠玉珍噐。人笑其迂也。公乘紇曰。夫焉知余所爲。武靈王卒。子惠文王立。好珠玉而不悅女色。令宮人皆去其首飾。及媿衣裳。國中又化之。大夫以

下。皆斥賣其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而爭買珠玉珍玩。公乘紇乃鬻其所居珠玉珍玩。而又買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人乃不復笑其迂。及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好女色。宮人首飾衣被。直數十百萬。國人化之。婦女皆競媿其服。公乘紇乃又出其所居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而鬻之。於是乎公乘氏之業。其利不訾。前笑者皆服其智云。文子曰。人之所貴而居其貨。人之所賤而廢其貨者。非良賈也。所謂良賈者。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白子曰。善治生者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摯鳥之發。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文摯見衛君。衛君曰。吾聞子良醫也。寡人有不治之疾。子豈能治之乎。文摯對曰。何哉。君所謂不治者。臣聞之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此六者與死病者。固醫所不治也。其它無不可治者也。故曰。疾可治也。死不可生也。今君生于深宮。而長于婦人之手。居則夏屋幽房。食則甘脆肥醲。衣

則狐貉縑帛。輕煖燂爍。出輿入輦。皓齒蛾眉。不離左右。緩帶而坐。厚被而寢。雖有金石之質。猶將銷鑠而盡焉。臣觀君之肌膚白皙。筋骨挺解。四體惰窳。起居孱弱。譬如鄭女曼姬。婀娜綽約。不勝羅綺者狀。意者君疾得非燕安過度。放情縱欲。以致爾乎。今世貴人。誰獨不然。雖令醫治之。以藥。則不堪其暝眩。以砭灸。則不能忍其痛。飲食則不能絕其嗜。居處則不能適其宜。而徒責效於醫。不效。則罵以爲下工。夫若是者。雖更百醫。不能得效焉。雖君之疾乎。苟信醫言者。尙幸可安也。不則固將在所謂不治之數矣。衛君曰。然。余固有之。雖然。寡人非茲之言也。寡人病貧。寡人固多病。而莫疚於貧之爲病也。寡人嘗訪羣臣。莫之能爲者

也。余是以云。文摯曰。摯賤工也。知治病而已。何能治貧。雖然。以臣事觀之。治貧亦猶治病。無以異耳。醫法。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虛者。正氣虛也。實者。邪氣實也。人身邪氣實。則正氣爲之虛。醫者瀉其實。補其虛。邪氣去。正氣復。其人乃安。此臣所聞於師也。今夫食者。民之所天也。穀粟貨財者。國之正氣也。穀粟貨財。匱于國。是正氣虛也。穀粟貨財之所以匱于國者。其君縱欲。而諛臣濟之也。夫君縱欲。而諛臣濟之。是國之邪氣也。至於廣苑囿汚池。高臺榭。畜禽獸。飾輿馬。峻宇雕牆。姬妾數百。雜遝後庭。倡伎侏儒。出入追隨。是邪氣實也。善治國者。卑其宮室。斥其姬妾。罷其倡伎侏儒。苑囿汚池。臺榭之樂。禽獸之利。必與民共。而屏

穀粟貨財者一本無者字是

其諛臣。是爲瀉其子。愛其民。而使之以時。不妨農務。來百工。而使各盡力於其事。哀鰥寡。恤孤獨。救患難。賑貧窮。是爲補其母。夫人有疾。則急於除其疾。疾去。則務在調理。治國家者。亦宜然也。故旣瀉其所瀉。補其所補。然後任賢使能。事尙儉素。崇孝弟。興禮樂。是乃調理國家也。夫如是。而國不富。君不安者。臣未之聞也。夫醫方自黃帝始。黃帝者。古之聖天子也。彼其治國家也。豈異於治人身哉。人身有元氣。國家亦有元氣。能保其元氣。所以長久也。臣竊謂治國家。猶治人身也。所治小大之異耳。故曰。上醫醫國。豈虛語也哉。雖然。摯也賤工。未學醫國也。今君辱下問。臣不敢不對。惟君察諸。衛君曰。善哉。良醫也。重賄之。夫文摯之言

至矣。何世主之察不及此也。是故天下之人。未有不治生產而能有立者也。故庶民而不治生產。其誅至死亡。士大夫而貧。是竊其俸也。邦君而不能畜其臣妾。假而不歸。雇而不償其直。是竊天祿也。天子而好聚斂。與民爭利。使百姓不得其所。是竊天位也。竊人之財。謂之盜。苟有其祿。而不能畜其人。有其位。而不能惠其下。是之謂在位之盜。小人之爲盜也。人固惡之。君子而爲盜。其謂之何哉。莊子曰。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君子之盜。亦豈不由財之不足邪。故人足所履。不過方尺。然行獨梁者。股戰難進。爲其旁無餘地也。今夫人之所食。不過乎一日粟五升也。所衣不過乎冬緇袍一。夏葛衣一也。所居不過乎環

堵之室。可以容膝也。過此以外。皆爲無用之物也。雖然。盤無餽餘。不足以取飽也。寢衣不長一身有半。不足以取煖也。堂無東西序。不足以取安也。由此觀之。無用之爲用也。不亦大乎。故人知無用之用。然後可與言治生也。夫知治生者。能取無用於有用之餘。存有事於無事之中者也。人不可以一日無衣食。亦不可以無宮室。此衆所知也。善治生者。於衣食宮室之中。常存其無用。以待有用。所以臨事亡匱也。是故勤動趨事。治生之大本也。量入以爲出。守產之大經也。存贏餘以備不虞。通變之道也。若夫縱其欲。極其樂。侈其用。以傷其財。卒至乏困者。滔滔焉天下皆是。猶且曰。吾不知計算也。吾不事生產也。所行者仁義而已矣。

焉知其它。噫，亦愚矣哉。夫及其用不足也，弗能不乞貸以爲給。國家聚斂之作，不亦職此之由乎。若然者，惡在其行仁義也。世之君子，何其易言仁義也。可謂不知耻也已。如耻之則奈何。制節謹度而已矣。易云：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慎到鄰人有鑿井者，以豚肩卮酒祭之。祝曰：鑿井不深，八尺維尋，何必取水。泥沙皆金。慎子聞之，曰：是不祥之祝也。客曰：何哉。慎子曰：鑿井以求水也。若不得水而獲金，是不祥之獲也。客曰：天地之間，金少水多，故人之求之也。水尤易得，而金尤難得。是以金甚貴，而水甚賤。金之爲寶也尙矣。鑿井而獲金，何以爲不祥。慎子曰：不然。夫水能養人，金能養人乎。是故人家無

金，未害於生道也。一日無水，則不能保生。是水之爲寶，顧不重乎。夫人之所患，莫大於饑渴。是故食以療饑，飲以救渴。所以爲智也。耕田以謀食也。鑿井以謀飲也。設令天下之田不生禾而生玉，天下之井不出水而出金，則是死天下之人也。不祥孰大焉。夫衣食宮室之於民生也，所關寔大矣。然匪止斯。几席之安體，杖之扶老，耒耜之耕，鑄之耘，舟車之攬載，以致遠，弧矢之威天下，規矩準繩之爲方圓，平直，釜甌之爨，燧之取火，鱗之解結，刀之斷，諸若此者，不得是器，未有能濟其事者也。是故天下之物，誠得其用，則織芥之微，可以直金璧矣。語曰：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豈不信哉。夫一壺之輕，千金不若者，時也。

中用也。是故物無定價。貨無常貴。用之當。則天下無非寶之物。奚獨金璧之爲貴邪。然物固不齊。物之與物。弗能通其用。故得其用。則有功而貴焉。不得其用。則廢焉。若乃未明物之用。焉知織芥重於金璧邪。卜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斯之謂也。

皋賓第六

魏有弄丸者曰皋賓。自秦來。弄丸於安邑之市。觀者如堵牆。皋賓之弄丸也。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兩手弄之。一丸常在空中。尋又益一丸。則二丸常在空中。又益一丸。三丸常在空中。既又弄二大丸。與二小丸。又以一鵝卵。

一雀卵。一鉄一鍬一粒菽同弄。或以盤盂廁之。或以杯水同弄。而承之以長竿。伎巧百出。不可具狀。弄之移日。未嘗有失焉。弄畢。衆皆稱善。有一人進謂皋賓曰。來爾皋子。吾與子言。吾觀子之伎也。巧哉神乎。子惡乎得之。雖天下之伎。其誰與子爭能也。余意以子之伎巧也。施諸它事。豈不亦善乎。乃若是屑屑焉。何哉。吾觀子之狀貌。似不甚富者。竊爲子惜已。意者子亦踰弛偷安與。何不自振乃爾。僕生不才。長不滿七尺。力不足以供一夫役。智不能辨物。書纔記姓名。凡百伎藝。一無所能。貧無置錫之地。年且三十。爲人賃春。得錢三百。以賣漿於大梁之市。夙夜勤苦。十有餘年。幸貨殖。至有家僮百人。是僕之生產。不亦進乎。然此豈

僕以才能致之也哉。乃其所爲近於利耳。今子以若伎術而不能富者。豈才不足也哉。乃其所爲迂耳。子盍思諸。臯賓莞爾而笑。曰。子誠市井之人。唯知商賈之利而已。焉知其它。予請明告子。天下之人。無不有業。豈唯民哉。冕服殺牲以郊。衣冠以日視朝。慎萬機。救兆民。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此天子之業也。奉社稷。安百姓。修其職貢。以事一人。此諸侯之業也。進則事君以忠。退則治家有法。達政事而正國經。保私邑而守宗廟。此卿大夫之業也。學以成其身。定志執德。砥厲廉隅。立於朝有不可犯之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此士之業也。夙興夜寐。孳孳從事。勤動匪懈。檢束節用。以養父母。畏法禁。懼刑辟。保

其家產。而和其室人。此庶人之業也。故自天子以下至庶人。業各不同。所勞亦殊。有勞心者焉。有勞力者焉。勞心者爲君子。勞力者爲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予觀之。皆所以治生也。是故治生之事。夫人可爲也。曷爲擇乎。且人心不同。所向殊方。故有登山而獵者。有入水而斂者。有夏日陶冶而流汗者。有冬月泔澣絛而龜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難孰易。孰勞孰佚乎。且夫夏葛冬裘者。人之常也。而優者厚衣以戲于盛暑。方士赤體以立于風霜。人不一日三餐。則餒而安期羨門之徒。乃辟穀絕粒終身。人情靡不親父母。愛妻子。而修真之流。有離父母。屏妻子。而獨與麋鹿處者。酒肉茹葷。男女宴樂。人之所欲也。而巫祝乃不飲酒食

肉茹葷。遠男女而狎鬼神。人靡不惡死。而仁人義士。乃殺身以成其行。諸若此類。自予觀之。亦皆所以治生也已。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吾所能也。買銜以爭錐刀之利者。吾所不能也。今子以而所能。責我以所不能。賓也。小人雖死弗能受命。東郭先生聞之。曰。善哉言乎。吾亦將云。人皆有生。生不可不治。人必有事。事也者。所以治生也。故天下之財。有與無交易。天下之事。能與不能交易。夫如是。然後天下治也。人身安所習。苦樂得失。易處皆然。奚得自外議之。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矣。寧末伎之云乎哉。臯子其達乎。且其言進於伎。詩曰。詢于芻蕘。猶信夫。是故古之善為國者。俾四民各殊其處。以絕夫外慕之心。使

且消息盈虛者一本無者字

其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管仲之治齊是已。心壹則其業就。心貳則其業不就。此四民之所同也。計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端則窮。故苟有外慕之心。而亟遷其業者。未有能成者也。且消息盈虛者。天地之常也。無消不息。無虛不盈。消者。息之胚胎。虛者。盈之根莖。消之與息。虛之與盈。往來不已。莫知其極。此太易之道也。又何疑之有。雖然。此有餘而彼不足。彼有餘而此不足。凡物之不齊。亦物之情也。若乃夔啮虻。蛇啮夔。是多乎寡。而煩人之多。有乎無。而害人之有。物亦有然者也。然則鶴脰脩。與鳧脰短。其果孰得而孰失。鶴不厭其脰脩。鳧不患其脰短。所以脰者不可斷。短者不可續。物之定分也。世乃有欲斷鶴脰而短之。續鳧脰而

脩之者何邪。若然則其害不可勝言也。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欲齊之。將矯其情。矯其情。則是害物之甚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夫萬物之毓于兩間也。森森焉。擾擾焉。我究其情。長短曲直大小高下精麤嫩惡。奚翅萬而萬之。自非明智之人。孰能盡之。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能令萬物各得其所。萬物各得其所。然後各盡其材。萬物各盡其材。而民用足焉。夫物既然。人獨不然邪。是以賢愚壽夭貴賤貧富。自然而然者。皆有定分。亦孰能齊之。曰齊之云爾。何也。以有餘補不足之謂也。非謂損彼益此之謂也。不曰平均天下乎。曰然。所謂賢愚壽夭貴賤貧富。自然而然者。皆盡其性。則是人人安其分。而上下不亂。此謂平均。若乃損

有餘以益不足。然後謂之平均。是則所謂斷鶴脛續鳧脛之道也。君子豈爲之哉。君子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黽俛盡其道。從容極其數。優游以俟天命。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尙矣哉。梁人有畜貓者。命曰家虎。客問其故。對曰。吾貓善捕鼠。捷如掣電。未嘗失之物。莫猛於虎。故以命之也。客曰。虎則猛矣。孰與龍之神也。曰。不若。因更名神龍。又有一人問其故。主人答以所以更名。客曰。龍雖神矣。不得雲。則弗能升降于天淵。是龍之所以神者。雲也。不若命之曰騰雲。主人曰。諾。又一人聞之。告主人曰。雲固能令龍升降于天淵也。然烈風一掃之。則散而失所。是雲之靈不及風之力也。蓋命之曰烈風。主人曰。諾。又一人謂之曰。

風之力多矣。且能行矣。然有高牆障之。則止。是牆之力多於風也。請更名曰高牆。主人曰。善。又一人曰。牆誠風之所不能過也。然有羣鼠穴之。則毀。是鼠者。牆之所畏也。故不能過也。然有羣鼠。於是主人笑曰。止。無復言。吾固知之。捕鼠者。貓也。羣鼠何能勝貓。吾所以命之過矣。鄉也。客之言。徒調我耳。吾其直以貓呼貓。故世之不知足。以踰其分者。皆梁人之命貓也。夫自虎轉更至於鼠。則其不及貓明矣。於是乃知以貓呼貓之爲當。亦旣晏矣。夫人欲罔極。而分有涯。苟極其欲。以踰其分。不智之甚者也。夫欲豈可得而極乎。分豈可得而踰乎。詩云。縞衣綦巾。聊樂我云。不極欲之謂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踰分之謂也。晉人有患瘤于

項者。取材于山。還而日暮。投空舍宿焉。夜有羣鬼宴于舍。見瘤者曰。客何爲者也。對曰。山下邑人。取材于山。日暮不可行也。故借宿於此。非異人也。鬼曰。子欲食乎。曰。不欲也。欲飲乎。曰。唯欲酒。不欲它飲也。鬼曰。善。因飲之。宴酣。鬼謂瘤者曰。能歌乎。對曰。里巷下曲。恐不足聽已。鬼曰。第歌。瘤者擊節而歌。羣鬼咸稱善。又曰。子能舞乎。對曰。下節。恐不足觀已。鬼曰。第舞。瘤者起舞。羣鬼咸悅曰。善。於是歡甚。至曉。鬼將去。謂瘤者曰。吾曹夜必集于此。子豈能復來會乎。瘤者曰。諾。鬼曰。雖然。子能無食言哉。請必以物爲質。瘤者曰。我樵夫。唯有一斧。它無所有。請以斧爲質。鬼曰。唉。是何足以爲質。觀子項有瘤。可以爲質。因取其瘤。不痛且不見

血。鬼既去。黎明。瘤者走歸家。家人覩其亡瘤。因問之。告之。故。里人有患瘤于頸者。聞之。就其家而謁曰。子且復往乎。對曰。未必也。曰。余願攝子事。幸可以去吾瘤也。曰。可也。里人遂往。夜鬼至。見里人曰。惡。是何非昔者所見也。里人曰。疇昔瘤者。不幸疾作。故使予來謝諸君也。鬼曰。子亦好酒乎。曰。否。能歌舞乎。曰。略能。令之歌舞。不善。羣鬼不悅。曰。子歌舞不善。吾曹無以爲歡。可趨歸。昔者所質。煩爾致之前人。因以昔者所取之瘤。著里人項。遂遣歸。舊瘤未除。更負新瘤而歸。唯不自量而徒羨人之禍也。

產語卷上終

產語卷下

冷無疆第七

冷無疆。絺服以見北宮佗。北宮佗布衣敝垢。鹿裘彪茸。抵掌而譚。色無恥者。冷無疆曰。夫子衣裘。曷爲惡爾。豈爲祿薄邪。無乃太儉乎。北宮佗曰。子冠若是其華。衣若是其微。是豈子所自爲也。與。抑取諸人與。冷無疆曰。令工人爲之也。曰。令工人爲之。子而償其直乎。曰。未也。子之狐裘。嫩甚。惡乎得之。曰。得諸賈人。償其直乎。曰。未償者半。北宮佗笑曰。然則子之所冠。非子之冠。所衣。非子之衣也。雖子之裘。其半未爲子之府庫中物也。子今絺服。徒貸諸工與賈以

來夸耀人。是子之欺人也。君子而如是乎。吾衣裘雖敝。惡哉。是吾府庫中物。非假諸人也。子何著人之媿服。以醜吾不假之惡衣乎。冷無疆大慙。王孫賈仕於齊。其母戒之曰。事君勿不忠。蒞官勿不敬。居處勿不恭。戰陳勿不勇。勿假車馬衣服。王孫賈起而對曰。忠敬恭勇。敬聞命矣。敢不奉教。君不知賈不肖。使賈從大夫之後。祿以千室之邑。賈也雖末。亦敝賦百乘。不可謂不富也。今而命之曰。勿假車馬衣服。抑賈何所不足。而且假車馬衣服乎。母曰。吾豈謂爾假人車馬衣服乎。女不見乎。今士大夫居家。自車馬衣服。以至凡百器用。或令工人作之。或取諸商賈。未還其直。而先服用之。是其所服用。非其家財。乃商賈工人之財也。夫

非其家財而服用之。非假而何。王孫賈曰。敬聞命矣。敢不奉教。自是厥後。每置車馬衣服。未還其直。弗敢卽乘服也。若王孫賈者。可謂能奉教矣。楚囊瓦爲令尹奢侈。諸大夫效之。競媿其服。飾輿馬。盛騶從。伍奢使於齊而歸。見囊瓦。囊瓦問曰。齊大夫之富。孰與楚大夫。伍奢對曰。楚大夫特行路之富耳。曷若齊大夫之富。囊瓦曰。何謂也。伍奢曰。楚大夫競媿其服。飾輿馬。盛騶從。是以行路之間。觀者爲之留連。莫不歆羨其富貴。然奢嘗竊觀其在家也。倉廩無來歲之儲。府庫無重器之藏。舊債未償。而新債日加。旦暮所需。水火之外。無非假諸人。歲時責者盈門。於是乎諸尹縣公之貴。而詔屈商賈。斂襟謝不償之罪焉。是惡在其爲富

貴也。齊大夫則不然。夫齊有晏平仲。其處已也恭。其治家也儉。衣敝衣。乘樸車以朝。然齊貧士待晏子而舉火者。百有餘家。國人以爲燬譚。諸大夫效之。舉崇儉德。輿馬不飾。騶從不盛。是以齊大夫。人見諸道路。則或嗤其儉素。然問其居家也。則倉有餘粟。府有餘財。費用無匱。內外飽德。此所謂大夫在家之富也。由是觀之。楚大夫殆乎不若。囊瓦。慙然有愧色。是故天子之富在百姓。國君之富在軍旅。卿大夫之富在門庭。士之富在室家。庶人之富在衣食。故富之所在。君子所用力也。富非其所者。君子醜之。夫人靡不欲富。而得之有命。致之有道。用之有義。夫外內皆富者。蔑以加焉。若不然。與其外富而內不富也。寧外不富而內富。

何謂外不富而內富。若晏子是已。仁人之德。廉士之義。非內富無以行之。其可不務乎。若夫忘其內。而外用其富者。徒以其身供人之觀也。富亦豈終爲其用乎。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也。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景公使梁丘遽遣之路車乘馬。三反弗受。景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景公曰。夫子弗受。寡人亦弗乘。晏子曰。君使臣臨百官。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路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辭。

弗受。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循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則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晡晡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唯君所行。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

徵招角招是也。其詩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景公問於晏子曰。昔者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家有三歸之臺。堂有反坫。官事不攝。非奢也與。晏子對曰。管仲舉於囚虜。相桓公。執國政。遵太公遺法。任五土。處四民。使魚鹽。而民賴其利。國以之富。兵以之彊。諸侯畏之。卒使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桓公尊之。號曰仲父。一曰仲父。二曰仲父。諸大夫自高國以下。尙不敢以爲猜。而況民乎。夫管仲以不世之功也。君尊之於上。民親之於下。是以尊官厚祿。不爲仲父之累也。齊國之民。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鬼神。愛之如父母。彼雖其富且貴。然民猶恐奉養不至。而不能令其心樂也。管子豈好奢哉。誠不得已也。君以爲奢乎。鄭詩云。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管子曰。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而民不親也。夫齊人之事管仲父。猶子之事父母也。致其歡樂而已矣。然則管仲之奢。不亦宜乎。景公曰。善。陳軫對見楚頃襄王。王曰。寡人聞有國者。務在憂民。有諸。陳軫對曰。然。王曰。以先生所睹若所聞也。今之諸侯。孰爲憂民。陳軫曰。臣以羈旅。游于諸侯之國有年矣。願欲得一憂民之君而事之。徧海內未之有聞也。其焉睹之乎。王曰。然則先生謂今之諸侯奚若。陳軫曰。臣觀今之人主。有溺於女色

者。有耽於飲酒者。有淫於聲樂者。有嗜味者。有好游獵馳騁者。有好博奕者。有好宮室苑囿者。有好侏儒俳優角觝扛鼎之戲者。有好擊劍者。有好僇者。好祀者。好歌。好舞。好誦讀。好戰鬪。好殺戮者。靡不有好。臣未見一有益於其國家者。在昔文王之爲君也。書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故詩人稱之曰。亶亶文王。今之人主。務在逞其嗜好。日夜孳孳。唯恐不及。何暇憂民乎。臣謂今之人主。皆亡國之君也。王曰。先生謂寡人奚若。陳軫曰。大王。閒雅之君也。王曰。何謂也。陳軫曰。大王少嗜文學。長惇詩書。又好辭賦。而悅景瑳宋玉滕勒。夫三子者。閒雅之士也。大王悅之也。使其出入侍從。是大王閒雅之君也。雖然。臣竊

謂大王亦特用是消日而已。其豈憂民哉。大王若不憂民。苟以消日而已。則與世之人主。於內於外。逞其嗜好者。何以異乎。雖事有熾惡。其無益於國家。以致危亡。則一也已。臣願大王之熟慮之也。王曰善。

馮驩第八

馮驩客食于孟嘗君。孟嘗君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息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且不給。孟嘗君憂之。謂馮驩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來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煩先生責之。

馮驩曰。敬諾。辭行。至薛。召貸孟嘗君錢者咸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牛。召諸貸錢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執貸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執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之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爲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若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之。怒。趨使使召馮驩。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俸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給。故請先生收責之。今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也。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則不能畢

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夫有餘者爲要期。其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則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先生之爲文也大矣。閻奚恤者。彭城富人也。家貲鉅萬。鄉黨無比。見窮乏者必賑之。有人就假錢者。不問多少。卽貸之。貸者及期還其息。則收之。其貧不能還息者。不敢索之。爲折其券者歲十數。不復責其息也。人或謂之曰。凡貸人錢者。必取什一之息。所以爲產也。子乃不索其息。而歲折其券者十數。何也。閻奚恤曰。天之

生物也。或有餘。或不足。天則俾有餘者補不足。人何不然。人之所以爲生。亦必以有餘補不足。所以則天也。我獨何不然。今我幸而有餘。不可以不補人之不足也。故人就我假者。吾卽貸之。夫能還其息。則吾固收之。若夫貧不能還息者。吾而敢索之。最不矜人窮也。烏在其以有餘補不足也。且貧而假錢。豈人之所欲哉。假而不還。亦豈人之所安哉。其所能還而弗還者。匪人也。苟匪人者。吾何責焉。其不能還者。雖守而責之。終弗能還耳。於我何益之有焉。非徒無益。所以樹怨也。縱余不能德人。豈欲樹怨乎。古人有言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吾亦欲爲子孫樹德爾。夫人德人。而其人不思報之者鮮矣。卽人

不報。天將報之。卽不在其身。將在其後世。非惟德有報。怨亦有報。怨之報。速於德。可畏也。余不肖。非敢望德之報也。特懼怨之報耳。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龍子曰。勞者佚。佚者勞。予爲取。取爲予。失於前。則得於後。得於此。則失於彼。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老聃曰。多藏必厚亡。豈不誠哉。夫貨者。所以利用。非所以安身也。何則。懷南金者。行避姦塗。守龜玉者。寢不。高枕。近於害也。是以犀死于角。象死于牙。虎死于皮。熊死于膽。麝死于臍。羣死于尾。此其爲物也。雖大小不同。然其所以死者一也。是故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後行。諸侯行辟人。豈特自尊而已哉。亦以遠害也。夫國家者。人君之所

藏身也。富貴者。人君之所寶也。有國家而藏身焉。可謂固矣。然富貴之寶。盜之所覬覦也。是以有時乎遭害。欲無畏。其可得乎。故聚貨者。怨之府也。施惠者。德之基也。君子積而能散。施而不德。不專其富。必與人共。不獨享其福。必遺子孫。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將死。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母以尹鐸爲少。母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知氏之難。襄子出曰。吾焉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濬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

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知伯與韓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龜。人馬相食。而民無畔意。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米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仁是也。故曰。仁者無敵。豈虛語也哉。管子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

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粟多。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

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

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也。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

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荀子曰。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善哉。

四民第九

天下有四民焉。一曰士民。二曰農民。三曰工民。四曰商民。

知禮義者爲士民。務稼穡者爲農民。利器用者爲工民。通貨財者爲商民。士出於農。學知禮義。身有君子之行。仕於國而受祿於君者也。故爲四民之上。農食於土者也。故其位次士。工執藝事而食其力者也。故其位次農。行者爲商。坐者爲賈。商賈食貨物者也。故爲四民之下。士者事也。執事而食於君。不求餘利。清之至也。故在四民最貴也。農之爲事也。耕耘樹藝。不避寒暑。終歲勤勞。莫敢怠慢。及秋成之日。出什一以奉上。而食其餘利。用力多。而得利少。故次貴。工之用力少於農。而得利多焉。平時猶然。及其遇時乘急也。則其利不訾。所以賤也。商賈。壹以智射機利者也。故一日或得數倍之利。不必用力。而得利常多。所以最賤也。

是故得利之難而少者貴。得利之易而多者賤。自然之勢也。得之難者。喪之亦難。得之易者。喪之亦易。必然之理也。夫農有凶災。賈有折閱。皆有以失利而貧焉。惟農雖貧窮。未卽至破家也。賈則有一敗塗地者也。此亦難易之驗也。然民性急乎欲富。是以舍本業而趨末作者多矣。若是者。國之害也。不可不禁也。故善治國者。必禁民之末作。所以重本也。必賤貨。所以貴穀也。夫農者。民之本也。豈惟民之本哉。古者君子。進則爲士。爲大夫。退則執耒耜。以老于隴畝。豈不尙矣哉。臨國者。以此道民。民尙好末利。趨之如流。殆不可禁。是亦臨國者之患也。是故古先聖王之所以道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

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壹。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貳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遐志。莫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

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弗休。非疾弗息。非死弗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闢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纒。綱。罝。罕。不敢出於門。罟。罾。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

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供。是謂大凶。奪之以上攻。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譚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

一升上脫食字

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嫩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也。齊景公好戲。愛優發。予之田如上士之祿。晏子諫曰。夫農者。人之本而民之上也。人臣之貴者爲卿。其次爲大夫。而大夫出於士。士出於農。故農爲人之本也。民以食爲天。而食出於農。百工商賈皆取焉。故農爲民之上也。夫農者受田於君。修耒耨以耕之。終歲勤苦。尙或不饜糟糠。出其什一以奉上。上斂其稅。以供祭祀。食百官子女。

畜馬牛。故上之人。好奢靡。而用不足。則必索諸民。是謂濬民之膏血。夫優者。百工之下也。人君所玩弄。莫賤焉。濬民之膏血。以供玩弄。尙爲不仁。況使民之上者奉賤工乎。夫田者。農之所事也。故唯大夫有田祿。士受穀而已。士且不得有田。賤工而可以有田乎。今君賜優發以田。是使農戴賤工也。夫屨雖新。而不加諸首。若君之所爲。是謂冠履倒置。嬰竊爲君不取也。夫先生王之世。朝無幸官。野無幸民。今也賤工而有田祿。是幸民也。國之蠹也。君如不除之。將恐卒爲衛懿公。君盍省諸。景公弗聽。其後景公與魯君會于夾谷。齊令俳優侏儒戲于前。仲尼相魯君。於是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

速加刑焉。乃斬侏儒。首足異處。景公懼有慙色。退會。終身悔其不用晏子之言。白圭謂齊王曰。民國之本也。不可不愛也。農。民之本也。最不可不愛也。臣竊觀大王之於民也。但愛商賈。而不愛農。非所以固國也。竊爲大王不取也。王曰。先生之言何謂也。寡人雖不肖。亦嘗受師傅之訓。幸不爲天所廢。纘祖宗之緒。踐阼而臨百姓。日夜思視民如傷。愛之如子。寡人以爲愛民一而已。豈有差等哉。故寡人之於民也。農乎愛之。工乎愛之。商賈乎愛之。一視同仁。無所厚薄。今先生謂寡人但愛商賈而不愛農。豈有說乎。白圭對曰。大王誠有愛民之心。而愛民之政。未徧於邦內。是以百里之外。愁苦之聲未絕。臣請爲大王言之。願大王無怒。

而使臣得盡言幸甚。夫民莫勞於農。莫利於商賈。農人以田爲生。竭力耕作。年穀熟。則得食。年穀不熟。則不得食。糶貴則得利。糶賤則失利。是食與利。二者得失。一懸于天。一懸于政。雖有智者。不能取必於己也。商賈以貨爲生。盡心廢居。與農代食。糶賤。則固易於生。糶貴。則貴其貨。可以敵穀。是其爲生也。樂歲則固飽。凶年亦不饑。矧乎商賈好用智。儲蓄以待乏。乘急而增價。上之人發政以制之。則逃亡隱匿。以避其害。機變百出。無有端倪。欲誅之。則不可勝誅也。酷吏不能禁之。仁人不能懷之。故商賈之於利也。豐年亦得。凶年亦得。治亦得。亂亦得。神禹所不能與鬪智。計然所不能與爭利也。是以商賈不待上之人利之。而無不利。

若夫農則不然也。年凶則食不足。糶賤則用不足。治則役。亂則役。國家有事。而農無不役焉。且虐政所行。暴斂所加。必先於農。豈不哀哉。夫民之事。莫艱乎農。利莫薄乎農。故明君之愛民也。必先利農。於商賈則平其政而已矣。今大王之愛民也。特慢法令。輕刑罰。時施小惠。以取其悅耳。夫呿口而煦。不若向太陽。抱甕而漑。不若遇時雨。故小惠。非王者所行也。今齊國之民。悅大王之政者。十二三。而不悅者。十七八。以其居遠國都也。有司不聞知。王亦不恤也已。臣是以云。王曰。先生謂吾於士奚若。白圭對曰。亦猶於農也。夫士。食君粟者也。飲食之餘。以易貨財。所以足用也。故糶貴則饒於用。糶賤則乏於用。故善治國者。執輕重之權。

以平糶糶。貴不至害工賈。賤不至害士農。今齊國糶賤非一歲。士之奔走於職事過曩時。然而大王曾不恤之。此怨望之所由生也。臣恐一旦有故。羣士解體。竊爲大王殆之。王曰。善。

文侯問第十

文侯問於李悝曰。夫子嘗言治生。寡人未聞其說。敢問治生何道之以。如寡人者。亦可以治生乎。李悝對曰。然。有是言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治生者也。夫匹夫之治生也。止俾其身無饑寒之患而已。衆人之治生也。不過使父母妻子。無饑寒之患耳。士之治生也。必使家人奴婢。皆

有常衣食。各服役其事。然後可以奉其祭祀也。而養父母。畜妻子。不足道也。卿大夫之治生也。車馬僕從器械備。以承國事。以保其田邑。以守其宗廟。則畜家人奴婢。不足道也。諸侯之治生也。愛養百姓。令士民各得其所。然後修其職貢。以事天子。犧牲肥腍。盭盛豐潔。以承祭祀。固其封疆。以守社稷。而卿大夫之事。不足道也。天子之治生也。正百官。修禮樂。令萬物各遂其生。兆民各得其所。然後威德竝行。四夷不侵。海內乂安。而諸侯之事。不足道也。夫生一也。治之之道。大小不同耳。君獨如何得不治生乎。文侯曰。大哉言。願聞其詳。李悝曰。夫布價貴於粟。帛價貴於布。金價貴於帛。玉價貴於金。故以價言之。則金玉與布帛。與粟米。

一本則寒下有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

其貴賤不敵。固非可同日而論也。是以天下之人。知金玉之為貴而已。夫人之患。莫急於饑寒。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為衣。則寒。夫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金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為物雖貴。無用於饑寒。是何足貴哉。然而衆貴之者。以上之人。好用之故也。其為物也。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盜所利。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也。故金玉者。賢聖所賤。而愚人所貴也。愚人不達物情。以爲有金玉可以得衣食。殊不知有金玉可以得衣食者。語常者也。卽有凶年。五穀不登。布帛不成。及天下擾亂。諸侯力爭。商旅不通。鄰國閉糶。則雖有金玉。焉所得衣食乎。當其時。雖累鉅萬。何益於饑寒哉。是金玉果寶邪。非邪。雖人民所同貴。曷若布帛之冒寒。粟米之療饑乎。然則蒞國長民者。不可不審取舍之機也。夫民之好惡。從上之好惡。民無智愚。靡不惡饑寒。而不知貴穀。不察乎金玉之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舍此取彼。豈惟毗之愚哉。上之所好尙。而下民效之爾。故賢聖之君。必貴五穀。而賤金玉。貴五穀在尊農夫。賤金玉在卑商人。夫民農爲上。商賈爲下。今不肖之

君。賤穀而貴貨。貴貨。故商人兼并農人。賤穀。故農人流亡。此危亂之由也。農何君之讐。商何君之親。是謂惡其所愛。愛其所惡。夫士受穀於君者也。農出粟於田者也。方今不肖之君。賤穀而貴貨。是以穀皆入於商賈之藏。君之倉廩。尙不蓄粟。況士人乎。而況農人乎。夫如是。而一旦有變故。將何以守國乎。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是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觀之。有國家者。何可以無蓄粟乎。故守國之要。在於蓄粟。蓄粟在於貴穀。穀貴而農尊。穀貴而人歸農。穀貴而士富。穀貴而貨賤。穀貴而倉廩實。穀貴而國用足。夫貴穀之利如此。有土

之君。何不務諸。今者自邦君以下。貴貨而賤穀。民視粟如土芥。舍旦暮所食。其餘盡以易貨。舉國之粟。藏在商家。商人逐利。豈爲國家計哉。舟車所通。苟可以牟利。則莫不傾藏轉漕。以糶于他邦。當斯之時。有土之君。欲有一年之蓄。且尙不可得也。又焉有三年六年之蓄乎。此乃危之道也。臣故曰。王侯之治生。在於蓄粟。而蓄粟在於貴穀。願君少留意焉。文侯曰。善哉。然則如之何。李悝曰。臣所謂貴之者。非貴其價之謂也。夫穀價太貴。則害工商。太賤。則害士農。貴不害工商。賤不害士農。是爲平價。價平而四民安。然必上下知貴穀。而後其價可得而平也。不則其價日賤一日。何以平乎。故平糶。所以利四民。而所以保國家也。文侯曰。

善哉。桓公問於管子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乃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管子遂言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夫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

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也。夫所謂君之利者。非上擅其利之謂也。以民利爲利之謂也。夫君者。父母也。民者。子也。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且利人之所同欲也。小人之好利。甚於君子。如不先利民。而上之人務自利。則民怨其上。如讐敵。君焉得獨享其利乎。是故利國莫若利民。利民必自農始。古之道也。管子曰。一農不耕。未見其損。而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亦未見其損。而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價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物價第十一

天下之物。有定價邪。無有邪。今夫南方之人。飯稻粱如甦麥。恒代鄙人得之。以療腹疾。北地之人。視氈罽如布帛。荆揚富人得之。以飾車馬。南人所輕視。而北人重之。北人所輕視。而南人重之。凡物皆然。賤於此。則貴於彼。賤於彼。則貴於此。物土之宜。民性之殊也。寡則貴。多則賤。物之饒乏。人情之變也。上之所好。民亦好之。上之所惡。民亦惡之。好之者多則貴。惡之者多則賤。故齊桓公衣紫衣。而國中紫貴。惡紫臭。而國中紫賤。景公之時。國多刖者。而踊價貴於屨。楚國大疫。而棺價三倍。凡民俗所好。其物必騰躍。由是觀之。物烏有定價乎。上之人苟爲之輕重。以低昂之。則物之貴賤。在其掌握而已。又何利害之足道乎。夫商賈者。以

利爲生者也。商賈之於國。不可無者也。萬貨不自行。待商賈而行。商賈之行貨也。乘時射利。其智如神。買賤賣貴。不必厚利。錐刀之末。必審得失。寧留不售。毋折其本。商賈之趨利也。速乎飛矢。商賈之爭利也。父不能止子。子不違顧父。其用智也。道術之士。且不能及焉。其行險而弗懼也。雖賁育。且不能過之。夫商賈之從事於貨利如此。其用心如此。若之何可與爭乎。是故上之人與商賈爭利。而能勝之者。自古以來。未之有聞也。設之峻法。錯之嚴刑。以防其姦。而終莫之能懲。徒以速其亂耳。故上之人與商賈爭利。則天下之利。盡歸商賈。國用之所以不足。朝士之所以貧窮。職此之由。不可不知也。然則如之何。可以令商賈無擅其

利乎。曰。上之人絕其利心而已矣。上無利心。則利權歸上。此自然之勢也。何謂利權。輕重貨物。而低昂其價。謂之利權。利權在上。則物之輕重。唯上所爲。商賈末如之何。利權在下。則商賈競牟其利。上亦末如之何。是故昔者管仲之治齊國也。無與民爭利。視貨物之輕重。而低昂其價。賤則增價買之。貴則減價賣之。務平其價而已。當是時也。雖有富商大賈。不得占其利。朝士農工。無失其利。豈不善哉。處子曰。輕重者。治國之大權也。人主之所秉也。爲政而無權。雖小國。且猶不可治。況大國乎。凡君。執生殺之權者也。苟手斯權以蒞民。何賞罰之不可行哉。雖今之治國者。豈獨不能行賞罰於民哉。夫其爲政。靡不患物價之不平。靡不

嫉商賈之擅利。而莫能治之。令平者。與民爭利也。所謂與民爭利者。豈欲奪而取之哉。特恐有損於己耳。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人民之所同欲也。今欲禁商賈之擅利。而求無損於己。豈可得與。若此者。其求利無以異於商賈。斯之謂與民爭利。夫人靡不好利。而民之爲甚。民之於利也。如饑之從食。如渴之從飲。前不避水火。後不顧刀鋸。廉耻禮讓。不在厥心。君子若之。何可與爭乎。夫殺生予奪。政之柄也。人君所執也。今欲禁民之牟利。而奪之以自予。是虐民也。利不可勝奪。而害及國家。不亦痛乎。故善爲政者。欲禁民之牟利。必先自損。上自損。則下無間言。然後殺生予奪。唯上之所行。雖有狡猾之眦。不得運其籌筴。

此謂權利在上。夫上之人執利權以御下。則萬貨唯其所輕重。何患物價之不平哉。此管仲之所以治齊國。而輕重之術所由設也。君子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易云。利者。義之和也。故明君以百姓之利爲國之利。不患不利。而利歸于上。不明之君。圖國之利。而不恤百姓之病。雖得利乎。禍亦隨至。若然者。其與商賈何別乎。可謂愚矣。夫百貨生于土地。行于商賈。而輕重由人。今也上失其政。而輕重之權在下。是以諸物之價。乍貴乍賤。低昂無常。損益反掌。於斯之時。唯商賈占其利。而它多被害。此豈非當路之恥與。凡民必有黨。而工商最能相結。所以占利也。今之爲政。不能破民黨。而欲禁其占利。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不可得已。故爲政而欲平物價者。利權在己。又用其威以破民黨。夫旣執利權。又能破民黨。然後物價可得而平矣。苟不達斯術。徒患物價不平者。雖日出號令。月戮其弗從者。則貴者彌貴。賤者彌賤。百姓愁苦。國用匱乏。而天下之利。畢歸商賈。此商賈之所以致富也。夫蒞國者。豈仁於商賈。而不仁於其它哉。惟其爲政無術。是以國家不均爾。由此觀之。輕重之術。不可不學也。桓公問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也。桓公曰。今俸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價釜四十。則

金價四千。粟價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價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而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價。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爲八萬。金價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疇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

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毗。有所讐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

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

良卜第十二

良卜不必多福。良醫不必康健。儒師不必篤行。若此類者。皆知爲人。而忘修己者也。豈不悲哉。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也。客有燕王言爲不死之方者。王使人從而學之。未卒業而

客死。王恨其不蚤聞之。夫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無死。焉能使王長生哉。燕王不知客之欺己。而恨聞之晚。不亦愚乎。宋有居士魚輒者。以富國之術干景公。景公召見而問之曰。子有田園乎。對曰。無有。然則子何業。曰。教授以給衣食。景公曰。子家人幾口。曰。一母一妻三子。與臣六口。景公曰。子能衣食之。俾其無匱乎。曰。未能也。景公曰。寡人聞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今子未能爲家。而爲寡人言富國。不亦末乎。魚輒曰。不然。凡人智有小大。才有短長。臣之不能爲家。才之所短也。能富國。才之所長也。君亦安知臣之智。非不可小事而可大事邪。昔者伊尹耕夫也。相湯王天下。傅說胥徒也。相高宗爲政於天下。太公

漁者也。歷師文武。興王業。管夷吾。貧士也。相桓公富國。彊兵。爲五霸之首。百里奚。養牛卒也。相穆公霸西戎。此五賢者。其智皆不可小事。而可大事也。君盍察諸。且君獨不見夫奕者乎。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士雖賢。而或不能自行者。爲私所牽也。其苟以大心行公事。安所用其私與。比賢士所以能濟大事也。君奚謂之末乎。君又不見夫爲醫者乎。雖弗能自己其疾。而能治人疾。是其所見而然也。臣生長于君國。而觀君國事。非一日也。政之得失。民之利病。臣悉知之。夫醫者診察以知人身五臟之癥結。故難事也。醫尙能之。賢者觀政而知其得失。豈難事哉。臣雖不賢。亦知宋國之所以貧。與所以富之之術也。是以云。願君少留意

焉。景公曰。善。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驅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束帛而賀曰。甚善。平公勃然作色曰。金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驅車馳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櫃。今百姓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君收大半。而藏諸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今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臣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于百姓之間。荀子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

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公子晏其達於斯乎。天下之人。靡不欲富貴。常人見富貴者必羨之。而不知求所以富貴。愚哉。夫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結網。徒羨無益耳。夫求富莫善於治生。求貴莫善於修德。生者天祿也。德者天爵也。二者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晏子誠力行者哉。夫錙銖雖微。積之至於數石。將折衡。如以錙銖爲微。而輕之者。不能治生。以小善爲不足行者。不能成德。荀卿曰。踴步不止。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適燕者北向。適越者南向。舉趾啓行。取路不多。一日進一日。雖有遲

速。皆能極焉。進而不息者如是。愚者初不知治生。怠惰安佚。費用無節。及其窮乏也。奔走乞貸。幾死求活。譬如渴而鑿井。饑而種粟。不亦晚乎。非唯匹夫爲然。雖有國家者亦然。詩云。我有旨蓄。亦以禦冬。婦人在室。尙能爲禦冬之儲。君子而不知禦窮。可謂智乎。昔者明王以天下爲一家。視百姓如子。視羣臣如手足。有一夫不得其所。則君爲之弗豫。百姓有愁苦者。憂之如憂子疾。臣下有乏困者。皆知其痛。荀卿曰。君者。何也。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是故明王以百姓之憂爲憂。百姓之樂爲樂。豈唯王者哉。古之賢相亦然。伊尹之相殷是已。伊尹旣爲阿衡。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瀆。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有凍者。猶己凍之也。豈唯伊尹哉。禹稷而下。誰獨不然。今有滿堂飲酒歡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坐爲之不樂矣。若一家之長。見其家人有疾苦者。不爲傷心。非人也。夫一家之長。見其家人有疾苦者。莫不爲傷心者。近而親睹之也。人主而不知百姓之疾苦者。遠而不親睹之也。夫一家之長。非必仁者。世主非必不仁者。然而其中情不同如是者。無它。親睹之與不耳。是故昔者先王。巡狩以省方。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因以行黜陟之政焉。猶以爲未足也。時復遣使者。問民所疾苦。務爲民興利除害。當斯之時。朝無諛言。民無飾政。

天下熙熙。如春登臺。安有不得其所者哉。後世則不然。百姓困窮。愁苦之聲振野。而君不欲聞之。有司知之。而弗敢以聞。諛言盈朝。動輒呼萬歲。災妖見於天地。而弗驚。盜賊充斥。而弗以爲患。君耽樂於上。臣偷安於下。苟利目前。而不慮國家之難。三季之世是已。當斯之時。雖使聖人治之。亦末如之何。至於滅亡而後已。豈不哀哉。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昔者明君制民之產。使其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制士大夫之祿。使其公足以奉官職。私足以守祭祀。外足以洽鄰里鄉黨。內足以得家人歡心。當是時也。百姓和睦。四民樂業。家給人足。上下無怨。倉有餘粟。府有餘財。物有定價。噐有定制。姦宄不作。盜賊屏

迹。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此明君之善治生也。夫然。故人主日享太牢。舉以樂。而民不以爲泰。相與稱願焉。曰。吾后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燕樂也。其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不肖之君反是。民怨之如仇讐。相與祝詛不已。書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此夏人所以詛桀之辭也。夫天不親命。俾民言之。民之所畔。天之所棄也。可畏也。故王者以民爲天。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其可不治乎。人而不治生。是謂悖天地之德。故匹夫不治生。則饑寒俄至。士不治生。則廢其事。而獲罪於君。卿大夫不治生。則不能保其家。國君不治生。則不能安社稷。天子不治生。則不能安四海。大哉生乎。生之爲大

也。天下莫能當之。人之所從事。孰非爲生。出乎爲生。入乎爲生。往乎爲生。來乎爲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豈唯人哉。獸之走。鳥之飛。魚之游。蟲之行。亦唯爲生。夫生物未有不治生者也。唯人乎。或拙於治生。或惰於治生。唯拙與惰。人之所以困於生也。故物鮮有不得食而餓者。人乃有不得食而餓者。是人。不若物也。悲夫。昔者禹平水土。濟民。立功於天下。而天下歸心焉。身爲天子。子孫相承。數百年矣。契爲司徒。布五教於天下。開國於商。積德數百年。至湯代夏。有天下。子孫保之。亦數百年矣。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民始粒食。開國於郤。積德千有餘歲。至文武代殷。有天下。子孫保之。亦數百年矣。此三聖者。其治生也。可謂大

矣。故治生之大者。其效不在近焉。三王之治生也。其立本。豈不遠乎。故小治生者。其效近。大治生者。其效遠。不可不知也。若夫治生而索旦夕之利者。小人也。君子務本。不圖近功。子夏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君子豈不欲速且利哉。蓋得之於旦夕者。失之亦於旦夕。得之於遠時者。失之亦於遠時。不能無失。君子特惡其失諸旦夕耳。夫王業。大事也。固以久遠而成。雖庶民之業。豈獨不然哉。今夫樹穀者。見利於一歲之內。樹木者。見利於十年之外。至於樹德者。見利於數十年之後。亦王業之似爾。易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斯之謂與。衛君觀于蒲之野。見有一老父多栽苗松者。喘息拮据。衛君從而問之曰。老父罷乎。女

奚以栽苗松爲。對曰。將以爲棟梁。衛君曰。老父年幾何。曰。八十有五。衛君笑曰。此松可成材。而老父能用之乎。老父輟栽。仰視衛君。曰。樹木者。待用於百年之後也。君以爲必於其世用之邪。噫。君之言。何不似有國者甚也。小人雖老。毫幾死。獨不爲子孫計乎。衛君大慙。謝曰。寡人過矣。請師善言。因勞之以酒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老父有焉。

產語卷下終

產語跋

產語十二篇。不題撰者姓名。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予則獲諸浪華之市。考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皆不載書中所言。皆治生之事。而多錄管晏李悝白圭等語。儒家邪抑法家邪。予不能定其所屬也。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如古文尙書孝經。其昭昭者。已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乎。予特愛其言治生之甚詳。而論及國家之治。有益於天下之人。於是手授繕寫。藏諸巾笥。以爲帷中之

產語跋

二

珍云爾

日本 信陽 太宰純謹跋

跋
終

昭和四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四年四月八日發行

定價 金壹圓貳拾錢

編者 立命館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小林 義一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九立命館內

印刷者 石丸 祐正

東京市京橋區鈴木町二番地

產語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九
振替東京七五參六貳番

立命館大學出版部

319
530

漢文學叢書

川田瑞穗編	日本外史抄	上卷	定價 壹圓貳拾錢
川田瑞穗編	日本外史抄	下卷	定價 壹圓貳拾錢
川田瑞穗編	政記論選	全	定價 壹圓貳拾錢
川田瑞穗編	國史略抄	上卷	定價 壹圓貳拾錢
川田瑞穗編	國史略抄	下卷	定價 壹圓貳拾錢
川田瑞穗編	國產語	全	定價 壹圓貳拾錢
立命館大學編	古文真寶後集	全	定價 壹圓貳拾錢

終

